雅園 居士 E 敘

瓶子成

德至王父開臺先生始以文章顯吾父恆市先生繼起展試不遇終老諸生吾母魯 相傳系出崑山自五世祖允齊公徒居崑山之西地名唯亭服田力橋代有隱

凡六年二十有三始受知於臺便三關倪公與得補博士弟子員嗣是試極高等已 太儒人為動衛家女生子六、其三也余少多藏疾年十三始操筆爲文試學便者

服閥秋赴造試入開來等數處陳公開脫已細加評賞末篇以山頭水湄四字幾得 **卯秋赴鄉試不售庚辰春先生捐館舎 咸時年二十有八崩製之餘痛自怨艾壬午**

復失乙酉夏我大清兵下三吳傳檄定晉竊義者聚般湖中自申為號擅窺雉堞以 何城避難以兄弟奉母以行始並於沙河之南人雜音繁撰聞遠近小盜杌之鄉

遷於陳嘉之某氏村中之食潛赴附郭困次竊餘粒以行渡澄湖風厲甚浪沫濺激 **宋颐之聚艘湖中著义招之勢不得不分徙乃與季弟母耳歸依周莊之高氏义獨**

雅園出士自敘

及宜遊編

衣蠹沾濕夜牛風益吼湖濱皆揭竿倡要切過客不附者殺之自分此生已矣天將

主考為張中柱先生海縣自水縣縣入文本通出見齊先生經過土縣自大區的交發獲中第十九名以和蘇縣名次等三位與之為鄉國司李漱遺陳公所薦即州人故里多十一月本朝開科取上南征兄得舊內戊再行科舉以有所激發憤下維榜階始得抵村舍後又遷於鴛測依沈氏沈為長女所歸仲氏戚因僦居焉稍定乃歸 季冬偕南征赴公車時由左土賊橫野訛傳舉子道經其里續諸營中割截肢體慘

上級女敏 這陽當公職交致商丘宋公八學上最交應也廷對列第三甲賜同級雖人 晚總裁六人游陽范公出 破女 母 滿州剛公林部公梅 永添州馮公 文欽商丘宋公本唯七祖文班也廷對列第三甲賜同 無所為盤錯者士民進而請日邑之不

> 足供神君設施民知之奏然有 園盜雞捕也余漫應之日是何難曷俟諸余念治盜無他治窩面已治窩無他 __ 一种手事即 神君恐未易辦余詢之田邑之荒糧

執法而已蓋盜庇於窩窩必富富則夤緣以脫法可脫於郡邑亦可脫於兩臺大東

民綴盜何靖之有余先招鄉勇之能騎射者給以衣食示之親信察捕快之點而敏 儿 左右令史多其耳目起滅文移隨其意指故此紛彼縱下緝上縱陽紛陰縱官紛

者赦其護盜及收盜之月例歲例諸罪命密訪某某可招某某宜捕其可招者即開 誠布公許以不死一月之內得盜魁七人籍其名與鄉勇合問則較獵郊原以講武

身使之感且畏一日者語七人日我生而身突我欲盡捕者輩以安而邑若能之乎 備又時為開陳大義發其良心問語以某府某監司督捕汝案我反復陳說以生而

答目 公何輕言捕也吾之黨非小稱比持之急則變生幸少儒之某等寧敢忘報用

某所介馳騎往先令七人誘之出諸騎躡之不能逸如拉孤豚腐鼠從來盜之不晴 是七人者揚言持之急狀且語以有備以解其志而陰解其黨乃密告众曰某盜匿

雅園居士自敘

戊

Ħ

證細

盗又生介刑訊得質皆立致之死餘途遠近此捕劇盗 山縣令無死盜之權也展轉辯殿而盜柱扭械道釜而盜生強有力者目聒於耳而 **梁也當晉賦額三萬有奇**

時近畿有除荒征熟之令雷應減賦之六已得請於撫按而骨更索縣陋規不得輒

以舊額檄催介后切上告至再會部文义有查靠益額之行於是巡鄉社訪父老相

其畝之高下戶之鼠縮察共間豪強有力匿賦不舉攤其稅於細民之無告者宿營 一八里里之掌田册者為里書豢悉名致之授以素册使證供所隱又揭於通衢

令各自首質緘其數於镁中擬隨宜煮定永穩定例而是多除目至調越之由陰不

得宽吾志此清荒糧一案也外此民無雜役庭有餘閒日與廣文季君課諸生得士 李培初王元晉等三十餘人賦詩考業嗣後科目华出其中又流寇亂時有孝廉張

妲母女五人不受威汚爭死非中余裴曰五冽泉以旌之令常僅九月順治五

年戊子春去任二月抵里門離太孺人膝下十有四月悲多於喜居月餘憑限日迫 人促之行束裝赴任初越東負錢塘險猶阻聲教迨天兵臨江背島獸散而不

太猫

氏奾

欠立馬丘麓作登山狀衣自著皆散走惟獲老弱不及奔者縛而斬之得孩稱數人 踉跄攀緣石确間其足皆跳衆大群指示余日縣官爾見滿山皆贼乎於是壞出挾 十餘里四面皆由中為長荡荡側盡蔗叢惟見虛擬或雜或解飄者觸者迎風面旋 諸獨不乃歡然將之退次日憲檄新令偕八旗動各山賊欲阻之不可出東門行二 溺之河浮沈哀號全命駕舟者以篙投之極兩手持篙將出水兵以利刃截手足皆 训练色版 者如水而浮陶衆遂爭先牽挽號於衆曰此奪得賊船可報功者前行不二里日方 役捧筆硯至從馬首判以行食頃諸物華昇縣庭旗有八每物分為八輕重鑑黍較 印未入手俟受印面後百物可集明晨余出湖道府衆皆近馬首噪余不爲動命皆 皆匿笑是夕齊宿神祠兵突至呼新命日雷牛酒雷劉粟雷槽儒劉余日官未蒞任 元心 机之徒分竄山谷間附和日衆山 公田邑陷城中好為之至郭見兵船數百屯城下詰日何官答曰新山 山頂立衣自人無算頭皆不裹亦有布裹者山場中隱隱有旗幟飄揚面 陰更役來迎者其道其狀介至武林調撫軍蕭公 陰令也兵

Ξ 戊 Ü 叢

毋汙以全婦節我亦不言衆首肯惟命過邑署不入晤道鎮共述其狀歸署急草數 欲返已無進聊意遂傳令旋師甫登岸余謂衆曰育來所掠財物我不言掠婦女若 耳兵少止然是夜月色暗淡復潛掠附近村落凡室中長物盡挾而有之叉房婦女 断众忿然作色日稱子何辜身為父母此輩皆吾子也若必欲殺吾子吾寧挂冠去 百餘口局之船底天將明雨如注婦女寸絲皆濕痛楚寒頭之群沸耳余知其角重 雅園居士自敘 編

為城願寬一 令事耳何煩六師且極言軍與多毀兵不可不撤兵不撤則民不歸民不歸則變民 千言命捷足上之撫軍大略言此輩皆荷凱負鍤之子非斯木揭竿之徒治之一守 越因謂之日今日之事汝華能戮力以破賦乎皆對日願效死余涂策馬騎篡而前著報白頭賊數萬攻西郭余急披衣起時寧邑鄉勇及所招七人共二十騎相隨至 **顾桀驁未馴者疑兵退無備遂來寬城時四月二十一日余蒞治之七月也味爽課** 慨血淚十斛撫軍心動答以數百言皆獎借策勵之語手諭甫下面撤兵之令亦下 月限得便宜部署傳悉解散不效則斬命以謝天下之言動者辭意感

> 望皆白追擊二十里獲八十餘人而還斬以徇囘至府治局鎗嚴密不得入至道署 **片辟易不敢仰视以刃揮之跪而受刃余亦手刃** 者見飛騎開門衝擊急駕舴艋道其緣城未上者皆蹶躓仆地相枕藉十里之外一 賊供跟蹈墮城下賊之在城外

計前後未數日面撫事告成撫軍院獎曰顧山陰真神人也介念城市歸農征輸迫 三百里矣余初出撫時辭鎮道及府愈欲畀勇士以衛介堅卻之介一日不歸則跂 荐則宿其家設雞黍爲之盡飽以草藉地斯臥竟夕如是凡五日又一日去益遠路 熱香燃燭延入草堂衆皆難拜余反復閱導識以禍福衆泣余亦泣若婦姑子女亦 **举摊就與肘而掖之以行余散造與衛止隨一更一童子登舟篙極齊發比至一村** 無噍類矣於是城鑰方啓肩摩踵巻入手一香填咽縣署號呼求撫余前出視事即 悉新令欲生全之上告撫軍狀乃感激悔悟曰有令如此何忍負之若兵再至吾族 語賊復披猖深幸撫事無成新令言夸而無當於是復議請兵自衣賊值知其故且 劍戟森然守衛甚同吳與余排閩入曰城退灰乃出見先是撫軍手諭有侵及道鎮 亦必拘禁須重路乃脫及歸乃酌酒相慰勞因請於撫軍皆免死安插全活以數萬 益崎嶇問之上人曰此諸賢地慕公仁風村人願 雅園居士自敘 **泣語未竟迎者復至挽行如前自辰迄西履其地者十五六紆折行不下二百餘里** 而望二日不歸則疑且懼三日不歸則徧訪而跡之四五日不歸度必不諱即幸 瞻拜耳雕公所轄百里雕郡城 贬 T 滥 貓 4:

良余公鄉鴻寶倪公鄉元果軒周公鄉與供投緩死余博採所聞援明祖海危素面兵與時其鄉先達大節著者念臺劉公不食死腳"虎子祁公正襟投河死即與武 **非隙出城不數武輒級之去索餉不休得庄而家已破及是戶得安枕且虎而冠者** 必生異志乃七閱月不徵糧民安之節時們妙回於今先是城之處納白衣賊時脫 門信龍 兵與時其鄉先達大節著者念臺劉公不食死腳等虎子祁公正襟投河死 视紳如儿上腊介哺之如雛皆感激爭懷刺入見因與講論因革事宜次第舉行方 全 開放事上之督撫謀之紳士 嗣於學宮之西偏額 目五賢 刷 以 倪王! 文旗 微器 到活 果果 龍傳 等期。 十朱 心动 *(\$)*[] 3:1-有年 MA 164 (V) 154 (S 保路 以提 時是秋浙周鄉試直指 827 ---迦 陳時 公外例 番茄 火節 王署 思施

巡

鎮將吳某亦挟騎兵五十餘人並棒乘降白衣賊綠城蟻附而上弦騎奮門大呼

秋始最移比部區域。計兩邑俸共七年時年四十万一十一年中午春人都赴西 城工介出俸資拮据規畫民亦無知者九年壬辰冬又計吏再舉草異賜袍服癸已 密請於憲長得能是役民無知者义省會為駐防滿州兵築城以居州縣分界以任 曹任主政初任例提牢一月嗣半月更值一視獄餘無所事與諸曹郎詩酒自豪人 盛八年辛卯廷議川師海上檄郡縣造巨艦購桅木所至取役失數千諸邑縣動余 失走匿山水間高岭狂依每月考校諸生拔其尤者為關亭會業人交濟濟一時稱 考官能考治行課文藝余居首分校得士七人學 歸家讀禮終喪不問戶外事十四年丁酉春服閱補比部圖順同時由左琳枝李公 目為西翰林云九月魯太孺人卒於家十月聞計撰踊舜喪冰雪中日行二百餘里 賜緋衣例截俸候行取邑號繁劇一 π'n 震動 **州十月又校武開得士二十餘人順治六年已进多計天下な吏舉卓異第** 切治以簡句日 17: Ti 豐周 溶件 视事日與其鄉之賢士大 企發 范湖 小州 湖王 周霜 FER 锋点 能推 lim $\pm i M$

雅嵐居士自叙

土不度冊人 "按吳多異政中盡語入詔獄被刑委頓介資廳市樂編頌其寬以吳 戊寅叢 緬

部竟愆期以待歸城岭西為由做棘即上余名時江南同考選者三人數較民來賴充提訓官時已有考選銓部之咨儀堂有不恢余者陽以是役推重而陰以沮之銓 怨秋調禮部中學四年神科場獄與余磨勘省墨不為苗摘獲全者甚聚戊戌會試為海那公師緣定用及土以名御史忤旨亦擬戍同目就道余經禁左右之不避嫌 司主事轉考功司適副郎乙員正郎以疾注籍滿漢背馳主稿五異爭執無己事多 引見各陳鄉貫世祖章皇帝獨詳詢戚郡邑部臣復以治行推邃蒙特簡吏部驗封 人白吳事遂得雪溧陽陳相國聯名清剛勇於任事間拂上意命自裁其子戍遼左 陸稽勳司員外郎多轉考功司員外郎正郎李君輟方以終養嗣而外計之册磨集 爾非蘇州人耶奏何事以一一條對上笑領之舊例官吏部以硃封鍵戶旁管面客 寝廢余坦直無私毎以敷言折服之一日駕幸南苑職當隨班啓奏上臨軒注視日 **企獨撤共封有客必面面無促膝私語贈貽必卻若親故無所爲者問亦拜之是秋 氽當堂計因念功司典劇告賢如陸贊裹謂才望過人猶兢兢其慎余以中**

> 育即 岡縣本次君邵村城市與余為同年友稱英道交遇科場之禍國門戍鄉古塔親故 不幸吾輩無可生之身亦無可生之地鍵戶不出會大帥梁化風提兵來接寇大潰 其旁植榆柳已稍長成陰因蘴土規池如村墅無粉飾撤牆與仲氏園併吳語野與 俗呼野園兒時客嬉其地當指謂我他日當藉以作圓意中經過甚悉後從越歸即 抵家屏跡問居聞鄰園廢址帖石栽花為苑裝計我祖父世居絃歌里舍南石曠土 牛是之者亦牛傾朝送別投赠詩篇盈篋笥部 也十八年辛丑吞正月世祖上賓败天同茄哀韶至撫司集紳士哭臨會有吳令某 方成嚴時奸徒陰相約結欲修隨葬報復入情詢詢余素得桑梓心坐竹石間晏如 雅普相似易其名曰雅園未數句海宼猝發勢甚危急或謀竄田野問余曰無庸脫 并撫其家子雲旂為子挾之以歸簡其裝僅數十金無以為舟楫資稱貸以行四月 激已若不及恐以類名浼之遂決計以病論得旨予假一時奇之者生迁之者 凹的 附合 行肥 許雅 四文 **介** 数 公 桐 城方氏長君婁

雅園居士自敘

儿

ili

緬

與共謀諸生义以事不自奔哭孔廟吳中故習諸生事不得直即作捲堂文以儒冠 人奔告日府守求見徑趨入倉皇出檄曰諸庄訂命事部督諸公邀先生公勘余曰 何名生首舉余以對乃不更問即檄道府建余四月十二日天雨適梅楊問小閣閣 務得指使名諸中堅不承極刑幾斃漫言訂令日曾以劣數偏告鄉紳訊者急問紳 令令得直坐諸 生以罪妥告成部堂抵江寧令甲騎網諸 生往間目一訊搒掠百出 側所為密以聞舉朝大震廷議遣滿部堂按狀撫恐得實謀所以自全因密屬推究 裂之夫子廟廷名曰哭廟撫未之前聞張皇摭拾利諸生慾大行抗國賦言言皆反 私盗漕米易值以媚撫諸生某某職踐更者不能平因計令諸不法事撫某疑薦納 如 為累余以送揭故套何地度有不為意智最雞騎促余入滿城竊訝何故急不少需 是波及我也愈呼小艇往十五日抵江寧晤同門鄧子元昭其述諸庄所供途揭事 指使預謀者意屬於余滿堂諸之撫遂先檢監司某具諸生獄監司與令同鄉左袒 是及至會訊之門入坐門側同年蔣子虎臣亦為金壇案建至相對太息少頃衆

大逆定獄詢也禁所雞者皆滿卒即漢伍亦畏法信杏不通問傳一二語都不得實 供日念佼命命何語即作是供訊者相顧俯首命拽之去自是不復訊不知其竟以微罪罷官何害勿以死徇我薛生宛轉欲死乃大言曰囚俎上意意在紳某即索筆 同建朱之僕多慧聞必以告捷如響余督之再始告曰先生千古奇冤言未吐而大 至六月初旬金沙諸公見余毎毎垂涕私語轉相浩嘆甚有為余作誄詞作紀傳者 刑諸生哀號接側介痛若身受二十五日又提訊介語諸生日君輩懼我罪然我以 乃呼余反復辯駁已而推究紳黨余曰《本無罪況他糾乎遂能訊二十日又訊盡 日提訊訊所乃故明舊內武英殿也司官先約薛生唐生馮生相繼受刑皆無所供 揭之事誰首之薛生曰揭出我手先生不閱委諸地我必以自先生即死不累十八 州至 士也衆坐余一板林其下即同連朱子鳴處及其子與及馮生唐生除生余因問送 一 署东之入幷續其手足余環視楚囚娛累絡眼蓬首悉京口金壇案所繫紳

雅園居士自叙 **锄乃知坐余以指使之律律綴首而諸生十八人皆立斬此六月望日也余五腑如** 戊寅器編

北拜吾君南拜祖父而後就刑勿忙亂應日能衆皆失聲越二日向午有銓司共事 其胸千古奇冤四字索衣冠而整之坐以待旦黎明召逛者告之曰臨刑之際俟我 鳴明長號不絕於耳最亂心曲众乃倩朱大署其背某官某姓名及其兩股又大署 無虛刻惟恐余之不甘於法也十八日外傳旨下獄中葬然託後事託家事託屍事 **忿填胸目惟飲水粒米不入口滿雞者長跪俯首各以物餉至夜分柝者縊嚴環何** 埃之報而以非律死且坐以惡名何而目見先帝見吾祖父於地下乎淚咽氣塞怒

> 從密語語移科大都皆講情而余义答以道義退而言曰此老佩強利不可動將來 往觸當途忌諱當撫其之蒞吳也一目猝至余實他往疑故謝之不懌與晨又來擯 舰天會大旱諸司步爲民皆曰烹弘羊天乃雨及渡江過郡邑暮泊舟岸側爭相物 先是余權此雖吳中人士萬口同聲街談卷語歷不睡思。而痛惜余每夜必焚香 奔竀漏盡無栖地諸稱子皆是散越明盡收諸僮奴勒以供用宅所有老妻盡收置 其佐朱打印知湖底趣 色以無恙為快及歸面傾城求見日數百人嗚呼余無罪故人宛之揆厥所由余性 介不阿絕人過當達官長者素不干以私若地方利弊所關懷門以起直言無隱往 阅屏長兒年十七亦因焉又密遣心質踰牆而入凡古玩器皿告證册子攫取無遺 至門列坐流涕守獨攜心質排閮人急搜其裝著簽若館罄諸所有老妻二妾抉鵬 山人 劉君正監旗人 及已命劉君縣順上海防劉君臨總相同如及已命劉君縣順 天报 大與人三才

雅樹尼士自敘

廢斥而仕籍學校爲之一至又以吳人怨已恐旦葦不測借防海名請兵駐蘇者三 必長短我而殺機伏突禍由脫復以抗糧之罪加三吳雄上紳士之逋豪末者請皆 戊 寅畿編

酷者英如余即出而小草亦牛在忠雄中今年五十有五矣既不問世而熇項丘林 华而民宝一空雖三吳之級運而實余階之厲也嗚呼閱一生之跡處患難之奇而

我生不者故詳其便概若此時康熙六年丁未春三月松交咸自紀 亦幸工後此或無嘉言懿行之足傳決無敗名喪檢之足愧育子晚且魯恐無能述

後圍之管城凡數目夕而較稿蓋此行為这三弟今學博圖和就好豫泉茶補念 右伸紙湍毫其或時日之先後聞見之異同則以余小子所獲知者參核周咨而 此語考功叔父松交先生丁未春江右歸舟所敍次也惟時余小子從游逢窗左

解纜章江渡彭瀛舟中無他事先生追憶幼學至服官歷歷如昨乃爲敘次如 ,新正七日吳門發棹經浙水踰玉山達江右省會暮春之初合卺禮成 而風多不利 過與茲推 務夜蓬梁山即天門 也既日早行石

復爾官功忽以北向九即頭東向長掛謝以出時腳強中服大時一百八十餘人時於時乃為余解鐵索傳輸之日奉旨以汝為本朝官逆生途揭不看無他志釋爾罪

北福 六汉

1.11 存化 - (本 11110

眉與室窩見季弟子典猶子

計

持大哭因悉五

刀

-|-

此

賀姓手持片紙至獄呼七八囚以往頃之賀又來別然呼余名余應之曰刑乎曰否

出見諸僕羅拜道左淚盈峰前語曰得生灸至飢所賀先以前呼七八人往各受杖

162

先是籍檄下撫欲傾余家謀之中軍李某弗從召郡守軍守穢大也勇而前往又偕

抄家之事律制凡罪擬新沒疏上看守其家產人口得旨後行未有先掠如盗狀者

寅多十一月猶子嗣曾拜手跋於天平山居 弟進士川霖付之剞劂九原可作先生未管 再生既歸值長夏以原稿界余小子余小子藏諸俠笥幾二十年始以原稿授季 者幾而先賴角師及高人之附角者竭力張帆乘風破浪返采石進港乃酌酒慶 光愈厲艅艎箕簸已逾栄石面檔歇枕折舟橫大江波濤詢汤其不入馮夷之宮 一月往也時康熙二十五年歲次內

兄母中藏之簽笥多十月為川母娶婦即手授析箸訓言是時長兄母母仲兄母先大夫於丁未春攜三兄母和就婚泰補念先生官署歸舟自敘生平以稿授從 如新晉容不再迴環捧誦涕泗交願急謀剞劂傳後世子孫知先大夫幼學壯行 電罗越歲竣事從兄乃出自敘原稿付用《距先大大作敘時幾二十載奏手澤 館含劬勞罔極抱恨終天嗚呼痛哉迨壬戌〃□□成進士乙丑始爲先大夫經營 **夫以患難除止諸子幼稚不能少為分憂代勞疲精役神積漸成疾不二年遂捐** ※総羽冠六弟 ※《方就外傳八弟》《十弟》以十一弟》《俱在襁褓先大

雅園居士自叙

所以加澤平民施德於鄉者永永弗沫也猶憶被雖時用母避匿於生母金宜人 戊寅叢編

夫得釋歸里傾城求見雅閱三徑肩相摩趾相錯也此四章所耳聞目聲者於是 四下肆雜沓戶履常滿間與當日周吏部忠介公緹騎被建時情事相等及先大 母族范氏聞合郡士民拜鄉村父老每晨執香赴各神廟代為前稿又為古問吉

徵人心之公好三代直道猶存迄於今世風不古江河日下此道棄如土矣益可

低也大四男川霖百拜蠶誠

可死公車行賊營中可死知由陰招撫賊五日不歸可死覺獨諸生之獄足以死 黨之間豈止得三遂以語祠部君而歸之同里後學韓笈題 粹也未管知哀未嘗知憂勞危懼五者所以階也先生自敍其即以教子孫予吾 以死人且君子之處此益有味也不忘申車功所以立也得之桑落之下學所以 先生散然而先生不死傳曰死不在憲夫人之以佚樂死其身者多次忠難安足 余既表先生之嘉矣讀其自敘作而自數曰嗟乎先生蓋忠難中人也避白中 城

> 緣他案從官不出以一人之身朝被其榮夕罹其母於是信禍福之倚伏世局之 即公自即無生炎幸天子祭其冤特旨釋之僅而獲免嗚呼亦危矣哉未幾彼凶 予常故人與依其中相樂不減少年時又能施德於鄉人鄉人交口祭之計公一 亡何請急歸里乃求所謂野園者而經營之築臺漭沼藍石樹木每春秋暇日招 **指在乙亥予與松交先生同補博士弟子員相善也內及先生登覽書予中副車** 變遷而歲月不可把玩也於四江舟中作雅園自敍紀其不來甚悉時爲丁未三 人移鎮海南值吳逆之風為衆營食立遊蓋天道神明報施若斯之速也然公卒 終身可以樂而忘死突然一旦問居為內人所觸乾寬入哭廟諸生獄欲置之死 亦以同年视子又相得及合山陰予漏舟訪之共飲臥龍山下當是時先生年壯 月越二年已西先生遂捐館合次公殁距今二十六載其季子川霖與予子珍同 生出則為良有司住吏部處則為紹紳大夫之賢者且復有林泉哲卷之適若將 志得以治行高等名稽甚既涉銓司益出其才具馳縣榮穀間子固望廃弗及矣 及一定發編

雅園居士自叙

其後康熙甲戌夏六月同學年弟尤侗拜跋時年七十七歲 已化為自楊袞革奏古人哀逝之文思舊之賦豈有異於予懷散因復弦然而題 平時以同人臟集重經雅園池塘無恙花島依然面藏室應封牛就頹落斯人者 出狱過予草堂握手流涕飲為更生今事往人亡猶然談虎色變況親當其厄者 發王戍榜世好如初問持此卷呈予予老老荒落之餘追奪遺事忱如躐夢憶公

考功松交先生與余少同里長同砚席其才氣雄傑則十倍於余以改成名進士 為政縣令以卓異濟銓曹丰朱著朝右時當計更趨走而營私者如為先生超然

避嫌移疾歸里門敦散交而訓課其子弟不入長吏之庭地方有利弊輒諡言以 告甚或而折其短長恥同劉勝之恣蟬而多為揚清激濁之論此古人行義者之 所為今時則招光簽怨之大者也東坡公好議論時政門人事仲游上書云是非 **次蓋價口舌取禍豈不信然先生亦坐是為巡撫某所忌某僉人也佯爲折節以** 所是則是著喜非其所非則非者怨喜者未必濟君之謀而怨者多足敗君之事

163

年九十有 勿與非類者抵觸其亦有所緊觀也失時康熙已卯秋七月海鶴老人褚篆撰時 是編而累軟不置諸凡學問文章功名事業願其子孫世有之若立身廉觀之間 患其真有所不獲已乎余與先生死別已三十餘年每過雅園輒愴山陽之笛閱 足以樂志餘年而痛定思痛卒不能釋然於懷抱也是編之作歷敘生平海陳憂 **当復為完人天道猶未泯耳驚魂甫定旋累奏銷仕官幾成畏途雖有閬圃池臺** 告試先生而不與呢因借諸生哭廟案陷為指使身被鋃鐺幾於肉糜骨碎家園 殘破妻子問問善不可爲一至是乎幸諸生忍死仗義舉朝復公論難掩特恩昭

以直言忤當路羅織大獄盈城悲憤門弟子相嚮痛哭幾於腸斷腦裂旣而先生 受業焉先生遂常召至雅閱浹旬一課親題甲乙必曰孺子可教也辛丑春先生 **宛自播种間率以避禍為幸不數載先生竟鬱鬱以沒疾蓋吾蘇當有明盛時若** 歲庚子。方成童拙訥無交也獨遇先生獎拔於數百人聚課中先君子因命往

雅閒居士自敘

戊寅 叢 細

後故危身弗恤如此設天假之年縱使銓伏田間其足絕後進而庇及鄉邦也豈改固具精敏強幹之才而居鄉雄介激揚清議實為忠介文肅文毅公輩步趨其 末造雖治桑變遷而宇宙正氣未至湮沒於吳中則數君子之力也先生服官蒞 抗櫻端禍一時士應晉義而樂爲之死繼以文文肅姚文毅公輩挺持名節匡扶 吳文定王文格公輩皆以悖龎渾厚蘊含元氣泊夫晚季詭隨成習而周忠介公

ï 喪死 生延促之數又何足較論也與先君子 輓先生詩曰為善孳孳洵吉人獨能 即兩漢政事節義名臣諸傳具在是奏以之風世厲俗良非淺妙而區區窮通得 君俯仰暗告暗鳴流涕今得先生自敘一編照手披讀生氣凜凜溢於楮墨問稿 生一身存亡乃吾蘇風俗人心升降攸關非阿私所好也當先生末年杜門養疾 有涯哉自先生殁迄今三十年所典刑凌替忽忽如隔世事。臂獨居深念訓先 至必令造密室解顏慰勞心喪聽傷失所依恃湘跡仕版疲弱滋怕輒與儀部

匍匐救凡民鄉邦殄捧無悲仰豊為私恩淚滿市又曰去住空悲夢幻身知君久

己證能仁人間好事勁行徧歸向速臺問本真蓋綴錄之以識先生之爲先君子

死友也康熙庚辰首春受業門人彭定求百拜皆

城於家譜中得以世傳不替綜計公之一生牛在憂疑思難之中而以哭廟 此九世祖吏部公雅園居士自述一編原有刊本傳世以年久散佚無存舊

案為撫臣朱國治所陷為尤酷哭廟為清初吳中巨案之一其起因由吳縣令 任維初之私盜濟米爲諸生所訂告以事不得自環哭孔廟常事者從而羅織

之至以緩然大行為辭諸生倪川賓等十八人遂慘受綴首之刑吏部公亦以 狱嗣來連陷於縲絏者幾三月時值盛暑積汗成膏瘀血成腐頭肉與鐵索幾

於膠結不分事雖終白所權无妄之災亦甚矣至今讀公之自述猶不覺心為

之懷毗爲之裂當時身受之事後筆述之者其慘痛爲何如耶爲之子者孫者 試默念當時情狀有不淚涔涔下者耶雖然公被難時士民所稱古問吉凶痛

悟之聲盈於獨路及得釋歸里慰問者履趾交錯戶為之滿此足徵入心之不

雅協店士自敘

死突撫臣朱國治移撫雲南吳三桂之變以刻劉軍糧將士樹而食之幷骸骨

戊軍器編

不絕蘇蘇與與公之後已傳十一世此益信廉史之可爲也內子八月九世孫 即當時十八諸生繯首之地此可見天道之好還矣吾家以清白吏子孫世傳 亦無一石吳縣令任維初亦被後任撫臣韓世琦以別案泉首於江電三山街

柏华謹跋

右雅園居士自敘一卷顧予成撰案予成字小阮號松交江蘇長洲人順治丁

傳有奏銷通海等案衣短駐劉天下第之而十八年辛丑吳中哭廟 **亥進士官吏部考工員外郎順治中朱國治巡撫江蘇橫暴為政展與大獄所** 一条諸生

直免死紀其事者有無名氏之辛丑紀聞哭廟紀略二書此為予成得釋後自 倪川賓金人瑞等坐斬者十八人子成性介不阿觸朱之忌遂被誣擬紋幸得

連生平較得諮傳聞者自為詳盡觀其釋罪歸來傾城求見日數百人蘇州府 志亦謂沒後數十年里人緣立祠祀之則其平月之風采峻整立身剛直動人

164

| 東中故事者資為歲戊寅季冬吳縣王大隆跋 ※無控号令不法而巡撫得助庇右之於是諸生為吳廟之舉會世祖賓天定 巡撫控号令不法而巡撫得助庇右之於是諸生為吳廟之舉會世祖賓天定 正面松交先生身首幾晟處幸得直免死余未管不太息痛恨於心也此雅園 居士自敘即松交先生自逃其一生関歷於吳廟案言之允諱余嘗謂滿人初 展出自敘即松交先生自逃其一生関歷於吳廟案言之允諱余嘗謂滿人初 是山趙治琛識 遺山趙治琛識 遺山趙治琛識 「東中社交別號茲因自敘校付排印遂略書數語附後戊寅冬十有二月下句 東中社安別號茲因自敘校付排印遂略書數語附後戊寅冬十有二月下句 東中社安別號茲因自敘校付排印遂略書數語附後戊寅冬十有二月下句 |
|---|
| 金竹刻辛丑紀聞於又滿樓叢書中共紀載吳鄰諸上因縣令謠賣漕米獻斯上自被即於交先生身首幾異處幸得直免死余未管不太息痛恨於心也此雅園上面於炎人風俗性情不免隔閡而吳廟案金壇案等及後來文字大獄遭惨殺者數百人大都持漢人尊而成之今清社已屋當時內微萬丈之體吏早已殺治數百人大都持漢人尊而成之今清社已屋當時內微萬丈之體吏早已殺一種關公司, 「中松交別號茲因自欲校付排印遂略書數語附後戊寅冬十有二月下旬 「東京都上自汝」 「東京都上自汝」 「東京都上,一直,「東京都上,「東京都」 「東京都」 「東京都」 「東京都」 「東京都」 「東京都 |
| 巡撫控告合不法面巡撫得斯庇在之於是諸北為天廟之舉會世祖賓天遂 上面於交先生身首幾異處幸得直免死余未曾不太息痛恨於心也此難向 是士自敘即松交先生自述其一生閱歷於哭廟案會之尤群余嘗謂滿人初 居士自敘即松交別號茲因自敘校付排印遂略書數語附後戊寅冬十有二月下旬 集由趙語琛識 [基由趙語琛識] [基十百敘] [基十百数] [基十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
| 照於漢人風俗性情不免隔閡而哭腐案金壇案等及後來文字大獄 出自敘即松交先生自逃共一生閱歷於哭廢案會之光群会警問滿 法對百人大都特漢人導而成之今清社已屋當時內續萬丈之酷吏 部一般交別號茲因自敘校付排印遂略書數語附後戊寅多十有二月 自趙治琛識 居士自敘 |
| 血松交先生身首幾異處幸得直免死余未嘗不太息痛恨於心也此為其一年的松交先生自進其一生関歷於哭廟案言之尤群余警體滿出的為其世吐寫而罹禍士類姓氏至今流芳試為一較孰得孰失敬雅 (明為其世吐寫而罹禍士類姓氏至今流芳試為一較孰得孰失敬雅 (中松交別號茲四自敘校付排印遂略書數語附後戊寅冬十有二月 (市超語琛融 |
| 出自敘即松交先生自連其一生閱歷於哭廟案言之光詳余嘗謂滿 「如於漢人風俗性情不免屬関而哭廟案金壇案等及後來文字大線 「如於漢人風俗性情不免屬関而哭廟案金壇案等及後來文字大線 「如於漢人風俗性情不免屬関而哭廟案金壇案等及後來文字大線 「由趙語琛識 「古世紀」 「古明祖」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古世紀 |
| 開於漢人風俗性情不免隔閡而哭腐案金壇案等及後來文字大練迎 |
| (A) 数百人大都拧淡人尊而成之今清社已屋常時凶微萬丈之酷吏早 即松变别號茲因自敘校付排印遂略書數語附後戊寅冬十有二月下 出 |
| 后士自敘 居士自敘 (日本) (1) (1) (2) (2) (3) (3) (4) (4) (4) (4) (4) (4) (4) (4) (4) (4 |
| 后士自叙 |
| 后士自敘 一段 策 |
| 店士自敘 「皮 寅 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